



孔良

银幕
内外
姐弟情

● 孔良著

银幕内外姐弟情

新世纪出版社

银幕内外姐弟情

孔 良 著

•

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875印张 3插图 81,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405-0078-6/I·20

书号10430·69 定价1.20元

第 一 章

飞机从跑道上抬头，林莹就端坐在座位上，舷窗外掠过的候机大楼、跑道灯、雷达天线都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她“飞”得够多的了。作为市体操队的队员，她每年都有一两次机会参加全国性比赛，少不了坐飞机，何况她还随电影代表团出过国，访问过日本和南斯拉夫，坐的是波音七四七宽体客机，比这宽敞，比这豪华，要不是时时记着“勿流露骄傲”的告诫，她真想说一句“这三叉戟算什么”，羞羞身旁如猴儿般折腾的洪晓舟。刚才上飞机的时候，她的登机牌是“12—A”，理应靠窗，可持“12—B”的洪晓舟硬占了她的位子，她心里十分不满，要是在家里她哥哥对她有类似的举动，她肯定会撒娇哭上一个钟头，直哭得爸爸心软、妈妈肉疼、哥哥投降。爸爸穿旧了的衣服，可以改了给哥哥穿，她可决不穿用妈妈的旧衣改成的衣服。吃青菜她专挑菜叶，妈就叫哥哥吃剩下的菜梗，哥哥抗议，妈妈就说，你不能让让妹妹吗？她最小呀！而现在却不行，是在摄制组里，再说她比晓舟大。

不满十足岁的洪晓舟此刻正在尽情享受靠窗座位的优越性。他把脸孔贴在窗玻璃上，连鼻子都贴扁了，恨不得可以将头手伸出窗外，如同公共汽车一样，可惜喷气式飞机是高压密封舱，窗玻璃是嵌死了的。洪晓舟觉得太不合理了，应该给民航总局的叔叔阿姨写封信，建议他们尽快解决“民航机开启式舷窗”的课题，他现在就有一种设计，不过，还是留待他将来大学毕业后才来解决吧！

飞机盘旋着上升，市区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小，俯瞰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洪晓舟高兴地喊着：“瞧，白鹤大酒店！解放大厦！哈！发电厂的烟囱！市体育场……”

瞧着洪晓舟肉都都的大耳朵兴奋得发红发亮，林莹打心里瞧不起他，不过她想起导演的要求，竭力压下这种念头，凑过头去和颜悦色地指点道：“你看，那是咱们厂。”

横贯全市大江的北边，紧靠着雪白的防波堤，映在绿树丛中有几处方块形的高大建筑。“对！这是咱们厂的摄影棚呀！”洪晓舟高兴极了。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了，只不过没辨别出来，因此他不服气地补充一句：“我早就看见啦！”

林莹老大不高兴，心里想，充什么“老电影”咧！好像熟悉一切，其实只不过拍过两部电视剧，上银幕还是头一次呢！我在其他两个电影制片厂拍过三部电影，其中一部还得过奖。电影厂的叔叔、伯伯、爷爷、阿姨、奶奶，都认得我，我说话还没那么冲。真是！不过，林莹压下不快，端庄地笑了一笑，便不再言语，——既然你什么都早知道，就请自己看吧。

其实，他俩都不是这个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只是被临时请来拍电影的，拍完后，各自还得回自己学校念书，何况，林莹想夺体操世界冠军，洪晓舟刚才还想作“开启式舷窗”的发明，大约是想当科学家吧？可目前，他俩都是小电影演员，在全国电影、电视观众中颇受喜爱，经常被人们称为“小明星”。这次，应邀去西北边疆一军马场拍摄一部儿童片。故事内容是解放前夕一位生物学家带着家小去新疆考察，他和妻子不幸被土匪杀害，遗下的小姐弟俩在爸爸的坐骑——“白白”帮助下，逃出匪窟，找到了解放大军。剧情规定了林莹“长姐如母”的身份，因此，事事得忍让。角色的感情需从演员间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导演是这样要求他俩的。

导演叫赵林，已年过半百，但一头黑发，显得还很年轻。他原先也是演员出身，专演调皮青年之类的“反派小生”行当，因此厂里老老少少，“小赵小赵”地叫惯了，直到他快当外公，这称呼仍改不过来。好在他童心十足，对此毫不计较，就是小青年这么称呼他，他也毫不介意。因此，在厂里，他被称作著名的“和气导演”。现在他绘声绘色地说着笑话，把化妆师小孟阿姨逗得直乐，本来她是晕机的，一笑就把头晕给忘了。

两位女服务员分别端着桔子水和咖啡走过来。咖啡是送给头等舱里的外国游客的，摄制组的同志自然都取了桔子水。洪晓舟被好奇心驱使，想尝尝这黑色液体的滋味，便欠身向后边的那位服务员叫道：“阿姨，请给我来杯咖啡。”他头一歪，说话拿腔拿调，颇有点外国电影中绅士的气派。“空

中小姐”被逗乐了，取了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搁板上，用英语戏问：

“Mister. Anything else (先生，另外还要什么)？”

洪晓舟只念了一学期英语，听不懂整句的英语会话，但从服务员的表情可以猜度出她在询问自己。他灵机一动，装着思索的样子，等待对方自答。

“Sugar (糖)？”服务员改用单词来发问，指着托盘中装着方块白沙糖的匣子。

“糖”字洪晓舟听懂了。甜食本来是他的嗜好，可他的英语词汇表里没有“要”这个词，只得答了个：“No (不要)。”

服务员有礼貌地一点头：“Thank you (谢谢)。”端起托盘转身要走。

洪晓舟赶紧说一声：“Good bye (再见)。”

服务员回头莞尔一笑：“Bye-bye (再见)。”走进了前舱。

“小赵”导演从后座探过身子，瞪大眼道：“啊呀！想不到咱们老洪同志精通英语！怎么不要糖调咖啡呀？”

洪晓舟一本正经地扬起脸答：“我喝咖啡从来不放糖！”

这话把邻座的乘客都逗乐了，目光全集中过来，连打盹的制片主任老陆也睁开瞌睡蒙眬的眼。

“啊！那敢情好！Please (请喝吧)。”“小赵”导演故意做作地手一伸，扮了个怪脸。

洪晓舟端杯猛呷一口，苦得他“哇”地全吐出来。

全机舱的人轰然大笑，化妆师小孟连眼泪都笑了出来。可有一个人没笑，就是林莹。喷出的咖啡溅到了她身上，弄

脏了衣服不说，还沾在手臂上。多腻歪呀！吐出来的！自己的亲人这么做她都感到恶心呢！平时哥哥在饭桌旁打个喷嚏，她就拒绝再吃菜，何况是相识才半个月的生人！林莹噘起嘴，掏出花手绢狠擦，把刚才“姐姐”的仪态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旁边演妈妈的中年演员周芳华看出了问题，便安慰她道：“走，我陪你到洗手间去。”

等“妈妈”陪林莹走进机尾的厕所时，“小赵”导演忍不住绘声绘色地说道：“这是咱们摄制组新编故事的第一回，叫做《老洪无糖喝咖啡，假姐气入洗手间》。”

摄制组的全体成员，还有同机的其他乘客，听了哈哈大笑。

对“小赵”导演送的雅号，洪晓舟十分得意，但他装出生气的表情，嘟着嘴说：“哼，导演还给人起绰号！”他挠了挠圆脑袋，“你叫我‘老洪’，我也不叫你伯伯，叫你‘小赵’！”

“小赵”导演非但不生气，反而乐得合不拢嘴，捅了他一下胳膊窝，又逗他：“老洪！”

“小赵！”“老洪”立即回击。

送完咖啡又来送糖果的女服务员，听到这一问一答，再也保持不住“空中小姐”特有的庄重神态，扑哧一笑，盘没端稳，把糖撒了一地。

“小赵”拍拍洪晓舟肩膀，命令他：“哎，‘老洪’，都是你惹出来的。快帮阿姨把糖拣起来！”

洪晓舟嘴不饶人：“也有你份，‘小赵’。你不逗人，人家



会笑吗？”

“小赵”知错地点头，说：“那好，咱俩各打五十大板，一起帮阿姨捡糖。”说着，胖胖的身体不灵便地蹲下，挤进椅子缝捡拾。

从洗手间回来的林莹见到一大一小这般模样，又听到刚才的对话，不解地问：“谁叫老洪？”

洪晓舟抬头，指指自己的鼻子，大大咧咧地回答：“本人。”转对“小赵”导演，“不信你问小赵。”

“小赵”导演笑嘻嘻地证实：“当然，你是小演员中的老演员么！”

林莹猜出了这玩笑的八、九分，便一本正经地以姐姐的口吻教训道：“舟舟，对长辈要有礼貌！”说罢转过脸去端坐在椅上，心里却在想，“哼，你算什么老演员！”

洪晓舟支着下巴细细体味“老洪”这雅号的含义，仿佛他已成为“小赵”导演之下的第二位长者。其实，“小赵”导演不仅仅是年龄不小，资历也是不浅的。他一九四四年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十八岁当了野战军文工团分队长，而现在倒好，平地里冒出个小“老洪”。

舟舟对此尊称十分得意，在同龄的孩子中，他聪颖过人，爸妈喜爱，老师称赞，使他自觉不是常人。每次听到有的成年的电视迷称他“小天才”，他总是洋洋得意的。有时因为演出、拍电视，把功课拉下了，考试成绩不理想，老师也会悄悄地照顾，不会让这个“尖子”太难堪。而舟舟也替老师争气，暗暗一使劲，功课就能跟上，再考保证名列前茅。这

样聪明的好学生，哪个老师会不喜欢呢？使舟舟苦恼的只是与同学关系不大融洽；女同学还好，因为羡慕他的“名气”，偷偷地和他保持着融洽的关系，男同学则十有八、九与他龃龉。男孩子好强嘛，哪有那么容易就表示“敬服”？究竟能不能成才，长大看！是啊，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当然，舟舟对此是持异议的：要不，“小赵”导演怎么会想起称我“老洪”？自然是我与大人有差不离的水平了！

胖胖的“小赵”导演长得五大三粗，因为血压偏高，脸膛红红的，显得气色很好。他嗓门如雷，说句话，能震得你耳膜嗡嗡响；笑起来，能使椅子腿都打颤。据说在朝鲜战场前沿阵地演出时，他数快板能把敌人的机枪声压下去。当然，这是笑话。不过这豪爽热情的中年人，对“老洪”自有特别的感情。因为他家中有三个“千金”——三个全是女儿，都像妈，性格腼腆内向。他见了聪明活泼的男孩子，就像见到自己脑海中盼望而不可得的“儿子”，哪能不喜欢得心里痒痒的？趁着林莹从洗手间出来，忸怩地不愿再与“弟弟”为邻时，“小赵”导演主动地与她换了位置。于是，一个戏谑地称之“老洪”，一个涎着脸回一声“小赵”，末了“老洪”坐到了“小赵”膝上，同观窗外云海，不时爆发阵阵笑声。

赵林导演与舟舟作“忘年交”，除了天性喜欢，还有工作上的考虑。拍摄儿童片，如果导演和小演员之间感情有距离，事事处处让他们惧怕而尊敬你，戏是怎么也不会演得自然真实的。现在很好，很好……他高兴地想着，嘴却说着笑话。不过，刚才林莹的举动又使他略有不安。看来，选演员试镜

头时还是有疏漏之处，也许对这女孩子的性格了解得不够全面，她和舟舟的关系是全片成败的关键哪，想到这儿，他暗暗有些发愁。

飞机已经拔高稳飞。在云层上头，只见湛蓝无垠的苍穹和炫耀人眼的阳光，那浩瀚的云海连绵不断，瞬息万变：一会儿似羊群奔腾，一会儿似城垛高耸，一会儿似排山倒海的巨浪，一会儿似风平浪静的港湾……

目的地就在那云海的尽头，万里之外的远方。

第 二 章

大客车穿越了八百里流沙，翻过终年积雪的峰巅，来到日夜盼望的大草原。高山草原并不是平展展“一望无际”的，而是一面面平缓的草坡，向上望是白皑皑的雪线，向下看是状如丝带的河流。当然，它又是广袤宽阔的，一匹最好的骏马驰骋半天也跑不到它的尽头。大客车就在草原的土路上一颠一簸地前进。按照高山地区的说法，此时正是“阳春五月”，草原上盛开各色鲜花，红的，白的，紫的，蓝的，黄的。碧绿的牧草随风起伏，如同一幅绚丽的绣花锦缎在抖动。

车厢两边掠过的鲜花，几乎伸手可摘，莹莹再也保持不住“少女明星”的矜持，不住地发出“呀呀”的赞叹声。她住过国际一流的宾馆，也见过宾馆里人工花园中布置的奇花异卉，然而这和风中洋溢着香气的天然美景，绝不是人工布置的景物所能比拟的。富有艺术气质的少女心灵，怎么能不为这赏心悦目的自然美而感叹呢！

舟舟则不同了，他显出了一个孩童既天真又调皮的本性，不顾旁人的劝告，将头手伸出窗外忘情地攫采各种花，

害得“小赵”导演时不时一惊一咋地去阻止他，后来感到劝阻无效，干脆将他拦腰抱住，由他去摘。每逢采到了一朵，舟舟就欢呼一声，不一会，他手里已捏满了一小把，五颜六色，真是好看。他侧过头问：“小赵，送给谁？”

“小赵”导演装出一副乞求的样子，道：“当然送给我罗！是我抱你‘老洪’的么！”

前排座的周芳华瞧见林莹一脸羡慕的神色，回过头道：“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黑铁塔还想戴花卖俏呀？”转对舟舟，“送给你姐姐吧！”

对“妈妈”有意弥合“姐弟俩”裂痕的这一提议，“小赵”心领神会，立即转口道：“对，弟弟向姐姐献花，表示对飞机上失礼举动的歉意！”

舟舟觉得言之有理，探身将花递给坐在周芳华身边的莹莹。

莹莹本来就很想要窗外的鲜花，现在送到手中，哪有不喜欢的？她欣然收下，闻着这五颜六色自己叫不出名的芬芳花朵，有说不出的高兴，飞机上被舟舟咖啡喷身的不愉快一幕，不知不觉从她脑海里抹去了。

舟舟见莹莹如此喜爱他采的小花束，得意忘形起来，道：“本来我可以采得更多，都是‘小赵’，把腰抱得死死的，手都给他抱‘短’了！”

“小赵”导演装着吃惊地：“哟，我量量！”他将舟舟两手比划一下，“不好，没抱正，左手比右手抱短了一截。该死！”他一拍自己的胖脑门。

大家都笑，但舟舟不笑，他绷着脸道：“不信你让我站到椅上再瞧瞧！”说着要往上站。

“小赵”连忙将他抱下：“得了，得了，你不像莹莹练过体操，一颠就给颠出窗外啦！”

听见“小赵”导演这么说，林莹满心高兴，以姐姐的口吻劝阻道：“站在椅子上，没受过专门训练要甩出去的！”

突然给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舟舟立刻兴致全消。他心里明白，要不是“小赵”导演抱住自己，他哪敢将头手探出窗外那么远？不过他不能当众认输，那多不光彩！马上反唇相讥：“你受过训练，那你怎么不采？哼，要我的花……”

林莹并不生气，口吻挺平和地回答：“要采，我当然能采一大把。不过……”她指指车厢壁上喷漆的“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的字样，“行车安全规定是不允许的。”

哼，得了便宜还卖乖！舟舟顿时怒气横生，探过头去道：“好，‘不安全’的花你别要！你还我！”

“拿去。”林莹爽快地将花束递过来。她已经将花看遍闻够，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再说遍地都是，等会儿下车采就是了，谁去领他的情！

舟舟一把将花束夺回，生气地扔出窗外，嘴里不住地嘟哝：“不安全！不安全……你们都滚！”这还不解恨，又将花揉了再扔。

可怜的花朵，刚才还生机勃勃开放在草原上，一下子就被“碎尸万段”扔到车轮下，被碾作尘土。

欢快的开场竟以争吵结束。芳华“妈妈”和“小赵”导演交

换一个眼色，但“小赵”导演并不着急，他想通过两位小主角性格的自然流露，加深对他俩的了解，以便制定诱导的方针和办法。对于他们的缺点，有经验的“小赵”导演决不操之过急，因为孩子们的成长，主要是通过实践，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受到锻炼，逐渐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一步步成长起来。要完成一部影片的拍摄，决不是喝咖啡不放糖、在车上采摘几朵鲜花这样简单。拍电影是严肃认真的工作，也是十分艰苦的工作，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军马场欢快的锣鼓声把沉闷下来了的气氛打破。偏远地区的人们特别好客热情，职工们采来塔松青翠的枝条，在军马场办公楼前搭了一座彩门，松枝间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显得十分悦目。成百上千的人们，热诚又好奇，把下车的摄制组人员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竭力想辨认在银幕上早已熟悉的演员。

演土匪司令的著名反派演员郝光首先被认了出来，调皮的孩子们，甚至有些小伙子马上转过身去学他在影片中日寇少佐握指挥刀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然而郝光本人却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白了的鬓脚，笑咪咪的眼睛，几乎找不到他老演杀人魔王的半点痕迹。大嫂子们也交头接耳了，原来她们认出了周芳华，六十年代初她曾主演过一部描写南海渔民的故事片，饰美丽而羞涩的新娘，当时几乎使全国的小伙子、姑娘都为之倾倒，而现在，她也“老”了，细细的皱纹爬上了眼角，只能演些当了妈妈的大嫂子型角色。最后，“小赵”导演也被大伯、大叔中的老影迷认出来了——他们看过他五十年代演

的一部喜剧片，他演一个不讲文明的年青人，最后和未婚妻“吹”了。当然，那时他是个细长挑身材的俊小伙子。

群众自发的欢迎活动把军马场领导准备的欢迎仪式完全打乱，场长和政委好不容易才与导演和制片主任搭上话，而他们的寒暄之词也被大伙儿热情洋溢的笑语声湮没了。

忽然，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叫，舟舟和莹莹抬头一看，只见彩门的顶端一支竖起的手腕粗细的松枝喀啦啦地折断了，爬在树枝上观看这场面的两个孩子随着断枝坠下。彩门离地面四、五米高，松枝又高耸其上，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尽管地下是泥土，摔下来不死也要折胳膊断腿。好在松枝折裂过程较为缓慢，两个孩子利用了这段时间，就在断开的一霎那，主动撒手跳下着地后就势一滚，嘿，竟没擦破一点皮地站了起来。

大家关切地围了过去，只见这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的大约十二、三岁，圆脸宽额头，杏儿眼睁得乌黑发亮，剪了一头男孩子式的短发，一脸泼辣骁勇的神色；男的大约九、十岁，比她矮一头，精瘦矮小，两只小眼睛机灵地转动，嘴巴角向下紧抿，完全是一副倔头倔脑又很有心计的模样。

有惊无险的这一举止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马场的职工七嘴八舌地数落起她俩来。

“瞧这姐弟俩，活像一对皮猴！”

“再过两年就成个大姑娘啦！瞧人家小电影明星，多文雅懂事！”

“噤！咱马场的孩子能有什么出息！”